



陇原行吟(散文诗)

□ 刘彦林

宋城墙下

时光的箭镞穿越千年,比沧桑更早抵达,冷静地凝视,更多是礼赞的虔诚。

风的擦拭一次又一次,雨也洗濯过上百次,千次,万次,仅把最初的颜色擦旧,把岁月的肌肤洗出更多皱纹。

在拐角处,古城墙的风骨与天空形成夹角——这方窗口,藏住了一场场雨雪压在胸腔下的秘密,也封存了金戈铁马淬炼的烽火余烬。屹立于徽县吴山的这一段古城墙,见证的何止是惊心动魄的心跳?

在巍然矗立的城墙下,我为带着忧伤深感愧疚。在沉默的对视中,我恍若明白了一些什么……

白龙江畔

夜幕搂进怀抱的江水,仍在奔

赴远方的翘首相盼,它的心情是舒缓的,它弹奏的夜曲也是舒缓的。

沿着白龙江行走,它柔软的波纹荡过,与我的心绪相牵,像轻轻攥紧我的一段往事——那段并不平静的心跳,便在心中荡起涟漪。

它的表达总是含蓄,连修辞都委婉得难以推却。那轮圆月已悄然相托,霓虹将月光碎成银两,而我的身影像守在岸边的垂柳,依然热爱这夜色下迷人的沉醉。

嘉峪关前

身板挺直的古槐,守护在嘉峪关城下,铺满通道的叶子上还藏着一些未诉说的故事。

给关城雕刻上沧桑的,是从明朝逆行而来的时光之箭;把沙土夯筑的古长城刻得沟横纵壑的,是从西域狂奔而来的苍茫风雪。

昔日的号角马蹄声,已凝作遍地坚硬的沙砾;战鼓声、呐喊声铿锵,皆消融于蜿蜒而走的讨赖河。

那些刀光剑影的岁月,早已远逝于祁连山纵深的纹理。

唯有天空的湛蓝,仍与六百多年前保持着同样的格调,我却期盼着——遇见前世一同把守过关城的兄弟。

远望祁连山

穿越地理上的河西走廊,像与一个梦短暂相拥,然后又各奔东西。

从兰州出发,过西宁,在格桑花盛开的青海大地,透过车窗望见神秘的祁连山,一路与我眉目传情;过民乐,过张掖,即至于嘉峪关的明长城下,祁连山的雪依然在视野里闪耀着圣洁的光辉……

数日后,又从嘉峪关南下,过高台,过张掖、西宁、海东,从另一侧车窗继续凝望,祁连山身披阳光织就的锦缎,通体灿亮如巨像,倾首低眉,那一刻——坚硬的岩石俨然天造地设的宝座。

这多像与我擦肩而过的流年,如

一枚铁钉清晰留痕,又像雪花垒筑的万寿塔,让热泪浇出雪莲一样的芬芳,那是一个灵魂该有的馨香。

忆琵琶洲

多少年了,两当县站儿巷依然怀抱琵琶洲,从秦岭漫步而来的嘉陵江,是一根情深义重的缠弦,铭记着缤纷的故事。

河水是生动的,带着粼粼波光,沿山谷奔跑的风是一根中弦,皎白的月光是一根老弦,清脆的子弦含在鸟雀的舌尖上,附着几分晨露的潮湿与晶莹。

那一夜,杜甫的身影在《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的格律里孤独而无助;那一天的江水洗不黑他的白发,他的叹息被公元759年的风沿着缠弦末端诉说,骤然滂沱了我的梦……

杜公终究孑然离去。这一幕,至今在琵琶洲的流水中被反反复复讲述……

访鹅嫚湖

在鹅嫚沟口,一泓湖水眼波流转,会变着样儿说话。道欢迎时,湖水说得哗啦啦;道挽留时,话语绕在湖心岛的树荫下说得枝枝蔓蔓。一湖荡漾的碧波,含蓄得难以测出其中的真意。

那个金秋,我迎着微风赠予的涼爽绕湖而行,湖水将邂逅的喜悦化作一圈圈的波纹,把思念说得浅出深入,从耳廓处,一次次跃进芬芳的梦境。

谒云华山

蓝天的怀抱里,拥着几朵比棉铃轻盈的白云。那些云朵飘落在大地上,化作如笋生长的山峰——五瓣坚硬之花围成巨大的莲花,而现实中人们为它的命名,蕴含着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寓意。

不远处,塔子山始终静默,但有着如磐石般的坚不可摧。

故乡光影

□ 赵兴高

垂柳提笔
蘸微波几许
我不知该如何写下故乡二字

风抢走未干的诗行
揉成金色麦浪
撒向田野

门前的老槐树
抖落结痂的梦
在土墙的缝隙
孵出一抹新绿

阳光攀上枝头时
槐树的阴影里
漏下昨夜的蝉鸣

这让我想起儿时
放学路上踩着水花疯跑
裤脚沾满泥泞
夕阳碎在涟漪里
摇晃着满眼的金

槐树下,小妹屏住呼吸
看蜜蜂钻进嫩黄的花房
把整个夏日的甜
酿成喻芬芳

哦,故乡
我想摘下向日葵的花盘
插进瓶中,却听见
有一个声音,喃喃道

那些扎进泥土深处的根
正捧着太阳的碎片
在岁月的褶皱里
点亮沉寂已久的灯

夏收时节(外一首)

□ 张芳学

阳光在镰刃上燃烧
麦子的光芒
照亮了丰收的梦

温热的土地上
一只只手在召唤
火热的心
飘荡在金黄的海洋里

汗珠里的阳光
折射出夏日的艰辛
带一身疲惫回家
虽力竭而又满足

坐在谷堆旁边

金黄的打谷场
心潮澎湃
汗珠凝成的粮食
散发着清香
我们坐在高高的
谷堆旁边
品味着丰收的喜悦
阳光像一面镜子
照亮潮湿的心
拖拉机疯狂地奔跑
日子在打谷场里沉淀
一丝凉爽的风
吹开了一朵朵笑容

听秦腔

□ 王家新

从伏羲庙里出来
忽听到广场一角传来的秦腔
那悲恸、激越的千年“苦音”在唱些什么呢
我听不懂,我一句也听不懂
但我的血液被骤然搅动
我听不懂,但我多想挤进那些密密地站着
坐着或斜靠着廊柱的人群之中
我听不懂,但那个边唱边比划的老人
在板胡干燥而有穿透力的伴奏下
愈唱愈高亢、愈唱愈深沉了
我听不懂,但是我的泪水在流
我听不懂,但我知道他唱的正是我们
在黄土里的生在黄土里的死
我听不懂,但总有一天我们也会这样
接着唱,接着唱,接着唱……

洮河边的“花儿”

□ 白文科

太阳白晃晃地刺在山谷,南风追逐着麦浪。农人隐没在深深浅浅的庄稼地里,头上披着红的、绿的、蓝的头巾,只有偶尔伸直腰杆才能在连绵的群山中、深邃的苍穹下显露出来。

“……阳泼(太阳)红的火炼呢,想怜儿眼碌(泪)打转呢,心将(像)莲花扯蔓呢,张嘴一扯就断呢!”听!这是“花儿”。一位姑娘在山坡上亮开嗓子歌唱。曲调高昂,穿山过岭,回音袅袅。是怎样的思念啊!这般动人心肺,像一团燃烧的火苗,要把整座大山点燃。

四野重归寂静,虫儿的集体奏鸣仿佛是宏大乐曲轻柔的背景。过了许久,山的那边一个男声传来:“……大河沿上细叶儿柳,多想拉住怜儿的手,热腾腾儿地咬一口。”同样是一个燃烧的“爱”字,那么朴实,就像是从土里钻出来的,又是那么勇敢,仿佛雷打火烧过,炽热得让人不敢靠近。

五月,洮河谷地沉浸在花海歌潮中,“花儿”会从溪流的源头萌发,顺流而下,在人口聚集的村庄崭露头角,翠绿的山林里、清清的河水边,漫山遍野的花伞飘动,憨厚朴实的庄稼汉一团团、一簇簇凑在一起,

一张张红彤彤的脸蛋上洋溢着欢乐,火辣激情的“花儿”便弥漫开来。

到了五月十七日,叠藏河谷的“花儿把式”、纳纳河畔的“花儿唱将”、牧场滩的“花儿魁首”齐聚二郎山,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前呼后拥,一曲曲“花儿”穿透云霄,如同酷暑的甘霖,抚慰着每一个人的心。“二郎山的爬腰树,爬腰树上起烟雾,烟雾缠山山缠雾,一生只把你留住……”高亢的曲调穿透高原的苍茫,在岷山洮水间荡漾回旋。

“花儿”是洮河儿女的情感密码。每当“花儿”响起,山河、飞鸟、禾苗都扯起了耳朵听着醉人的情话。那火辣辣的表白,宛如深山里的矿石,表面粗糙,但生动直白,迸发着耀眼的火花。

明代诗人高洪在《古部行吟》诗中说:“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想来,古往今来不知多少文人墨客,曾为这般神奇的音韵而心驰神往!

洮河自高原奔腾而下,“花儿”流淌于千山万壑之间,隐现在草木芬芳之中,绽放于庄稼的波浪里,厚重如土,灿烂如花。

这群山里孩子:“我们即使拥有的不是最多,但依然可以像牡丹花一样绽放,我们不要小看了自己。”

无论是谁,外表如何,都有自己的生命价值,都有绽放的时刻。哪怕是渺小卑微如苔藓,哪怕是在众人目光所不曾关注的角落,也没有因此放弃自己,而是爬上悬崖,绵延至大海,傲然如牡丹一样快乐地雍容华贵地盛放,展示属于自己的最美的独特风采。看似柔弱,内心却坚毅如磐石。

青苔问红叶,何物是斜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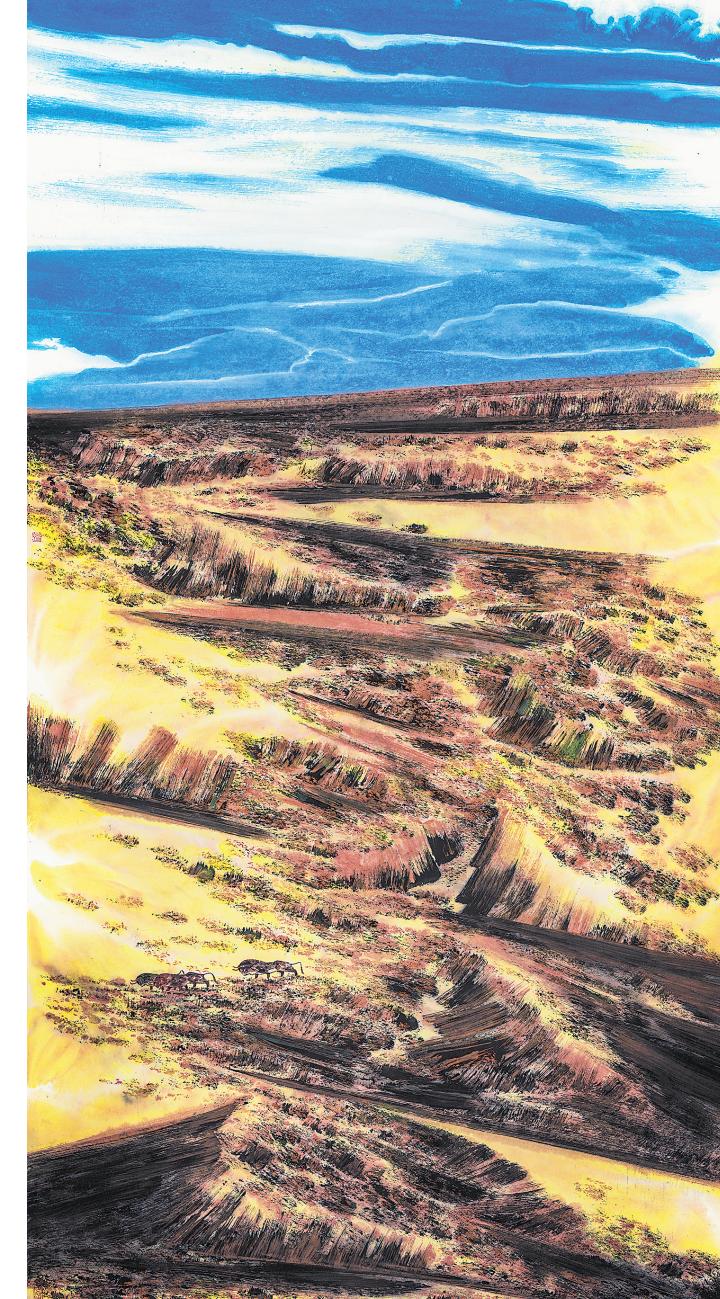
无论是青苔或是红叶,都有与这世界相处的独特方式。对于青苔来说,虽然没有红叶那般尽情沐浴于阳光之下的荣宠,是微小的人生,却有高贵的灵魂,令人敬畏的生命。

去过山势奇峻、云雾缭绕的扎尕那,被那里如仙境一般的景致所折服。越往山里走,往山高处攀,就会发现这里越清澈、空灵。山上长满了各种植物,开着各种野花,树底下、山体和岩石的表面,都铺满了青润苍翠的苔藓。在这里,每一片青苔都铺满光阴的故事,拥有大自然的秘密。

有了苔藓,周围的环境就有了时间的纵深感,就有了沧桑、开阔之意,能想到古老庭院布满苔痕的石阶,想到大山深处的幽深密林,蝴蝶和飞鸟、虫鸣和落叶、新鲜的空气、充沛的雨水、淙淙的溪流,还有那一尾游鱼的自由……我挑了一块不到巴掌大的铺满苔藓的石头带回家,养在了花盆里。那一刻,阳台立刻有了山野清气,感觉是将山中的清风岁月都带了回来。

小小的苔花,盛放在没有阳光照耀的地方,有空谷幽兰的暗香和美丽,有墙角数枝梅的惊艳和凛冽,有属于自己的清纯和张扬。是隐于暗处却不容忽视的闪光存在。

诗歌《苔》为清代诗人袁枚所作。在园中遍植花草,生长于阴暗潮湿之处的苔藓,虽然花如米粒般细小,但也能凭自身的力量开花结果,由此成就经典之作。前一段间,这首诗被乡村老师梁俊和山里孩子在舞台上进行了演绎,孩子们朴实无华的天籁之声让无数人为之感动。通过这首小诗,梁俊想告诉



百花

第3333期

戈壁高原

〔中国画〕

孙宏涛 作

鲜花盛开的村庄

□ 唐仪天

在我的记忆中,唐家湾曾是个土眉土眼的地方,干旱缺水的气候条件,禁锢了人们的想象,那些美好的祝愿,总被一遍遍西来东去的风吹得烟消云散。

春风吹进这个古老的村庄以后,村民们的仓库里装满饱满的麦子,庄户人家掀起了修建居民点的热潮。五年的光景,家家户户都无一例外地建起了飞檐翘角的街门楼子。那可是庄户人的脸面啊!黄土夯筑的院墙,配上一个青砖红瓦的门楼子,那份体面!每逢有个大事小情要出个门,总是几次三番回过头来,看看自家的门楼,生怕忘记了它的模样,回来时找不着自家门道。

只是几十年过去后,那些黄土夯筑的院墙,经过风雨洗礼也显出了斑驳与沧桑。那个活了将近百年的老沙枣树弯着脖子,活像个垂暮的守望者。

直到有一天,来了几个工作员,拿着图纸在村子里勘测规划。后来才知道,是政府拨了款,要给村子“美容”哩。

工程很快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先是推平夯实了黄土路,铺上砂砾石、洒上水,用压路机一遍遍地碾压,接着,铺上黑亮的柏油。随后开始整治村庄环境,家家庄门前栽上了黄叶榆、紫花槐。村里一块闲地,被改造成了小花园。园中种了榆叶梅、月季花、四季玫瑰、芍药花、牡丹花、海棠等,其间也种上本地的红柳、沙枣、毛条等树木。花园一隅还建起一个木质的凉亭,朱红的柱子配着青灰的瓦。树荫下配置的各种健身器材更是让庄户人大开眼界。花园中间特意硬化出一块小广场,是村民们的最爱。一些爱好文艺的村民们自发联络到一起,唱起悠扬的民勤小曲戏,而老人们则聚在凉亭里,谈谈

着那些百听不厌的古今。

初夏的一天,我去老宅为院外的花草树木浇水,笔直平坦的柏油大道直接通到我的庄门口,一串串紫槐花开得让人心醉。村子还是那个村子,人还是那些人,只是记忆里的那个土眉土眼的唐家湾,早已焕然一新了。

一阵电吹管伴着吉他的声音自小花园的方向飘来,美妙的旋律一次次回旋在我的耳畔。循声而去,几个衣着时尚的年轻人正在凉亭的树荫下尽情演绎着他们的快乐,活力四射的青春姿态,为村庄注入了蓬勃的朝气。我不想打扰他们,以旁观者的身份,静静地分享了他们的快乐。

恍惚间,我仿佛听到了一声轻轻的呼唤:回来吧!回来哟!我辨不清这是村庄的声音?还是母亲的声音?

啊,我的紫槐花盛开的村庄。